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
QQ:2118955361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市故事

坐在车里的男人

倾诉人:礼涛 时间:3月15日
方式:QQ聊天 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礼涛 家妮 连凯 关键词:出轨 初恋 报复
主题:家妮和连凯的联系好像一直都没有断,而且五年前,他们还一起去过厦门,一共玩了三天。那时候,家妮还没有辞职,她跟我说是去出差了。

发小看见我的车

正月十五那天,我怕晚高峰人太多,特意在办公室多呆了会。站在新街口28层楼上往下看,马路堵得像停车场,广场也被塞得满满当当,节日的气氛浓得让人不能忽视。

家妮回老家接女儿了,注定一个人的元宵节,我想着一会去超市买点汤圆,回家煮一煮,还可以看看晚会打发时间。

正准备出发,发小打来电话。“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?”

我以为发小打错电话,“我在南京呢。”“我明明看见你车了。你别动,我过来。”发小说真巧,刚出家门就遇见我,还问我方不方便送他去赶个局。

我猜发小看见的应该是家妮,她是开我的车回家乡的。可发小的家已经搬到了城东,我父母的家在城西,半个小时之前我给家妮打电话她还跟我说陪女儿看书,马上准备吃饭,怎么这会车却出现在城东。我的脑子全是疑问,是家妮撒谎了,还是车借给别人了。我等着发小给我答案。

我听见发小在叫“嫂子”,有女人的声音回应,但街上太吵,我不能确认是不是家妮的声音。这个女人说了几句,但声音都很低,像是不想让别人听到。发小一直没说话。我大声“喂”了几声,发小突然支支吾吾,“那什么,兄弟,我好像认错人了。我自己打车,回聊。”

一句“兄弟”出卖了发小,从小到大,他只有找我借钱或者做了对不起我的事的时候才会用兄弟这个词,其他的时候他都会叫我“小老子”或者“涛儿”。

我把电话打给家妮,“吃过饭了吗?”“在吃呢。”

“我想给女儿买个灯笼,不知道她喜欢什么,你把电话给她,我问问看。”

“她上厕所了。”家妮的语气很不自然,急着挂电话,“小孩子懂什么,你看着买吧。”

对我像以前一样好

这不像是家妮的话。她平时总是说,虽然女儿还是孩子,也要尊重她。女儿从刚会说话那会,家妮就开始让女儿自己挑东西,每天穿衣服,也是让女儿自己选。在带孩子这方面,家妮看了好多书,从饮食健康到育儿心理,她都讲起来头头是道。这么敷衍的话家妮还是第一次说。

我又给家里打了电话。我妈说,“家妮下午就出去了,说是要见个朋友,吃了晚饭才能回来。”我妈还让我给家妮提个醒,“别回来太晚,明天要开车带宝宝回南京。”

我把我妈的话写了条短信发给家妮,她没有回。再打电话过去,已经关机了。

回家路上我没有去超市买汤圆,心里这样堵,说不定吃个汤圆都有卡住嗓子的可能。我开了门,懒得换鞋,懒得开灯,甚至连房间都懒得进,就在客厅的地上坐下了。一坐就坐到了天亮。

这一夜长得像十年。我和家妮在一起的十年,结婚时的甜蜜,创业时的狼狈,初为人父的欣慰,房子车子,小的换大的,旧的换新的,我负责赚钱养家,她负责全职顾家。如果不是我犯了次错,这十年堪称完美。

三年前,我因为喝多了,和一个陪酒女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。我后悔,悔得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我不敢见家妮,不敢回家。借

漫画 付业兴

口出差,让自己反省了好几天。我跟家妮坦白,求原谅,求弥补。除了几天没理我,她对女儿,对老人,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家妮还是原来那个好妻子,好母亲,而我却一失足成千古恨,像这个家的罪人一样,连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。

过去的三年,家妮没跟任何人提起我犯的这个错误,她给足了了我面子,在女儿面前维护我的形象,在外人面前也一直低调地陪在左右。她还是像以前一样关心我,像原谅一个孩子一样,再也没提过这事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彻底忘记了,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她能对我坏一点,犯了错误是应该受到惩罚的,就这么过去了,反而让我心不安。

联系一直都没有断

我为自己做了最好的打算。如果家妮犯了跟我同样的错误,我也要像家妮对我一样,不计前嫌。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可能有点荒唐,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地弥补吧。我一遍遍地说服自己,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

我去菜市场买菜,做了几个娘俩爱吃的,还没到中午,家妮就带着女儿回来了。

女儿问我给她买了什么样的灯笼,我才想起来昨天为了查岗撒的谎。

家妮说,“爸爸后来有事没买成,我忘记告诉你了。一会吃完饭,带你一起去买。”

家妮一直都是这么贴心,不过这一次可能是为了她自己。

为了不让女儿多心,跟家妮的谈话一直到女儿睡着了才开始。

“听妈说,你去见了朋友?”我尽量让谈话火药味不要太浓。

“连凯。”家妮比我想象的坦白。只是这个名字,我的接受度太低。连凯是家妮的初恋,当初为了一个富家女而放弃了家妮,还害得家妮生了场大病。

“怎么会遇到他?”我以为家妮这辈子都不会再想见到这个人。

“他打电话给我,我就去见了。”家妮把手里的活忙完,坐到床上,“三年前的昨天,你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,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。”一句话说得我无地自容。

也许家妮是想报复我,算了,就算是报复,我也认了。“连凯过得好吗?”

“他离婚了。”家妮关了灯,“睡吧。”

其实我还有好多疑问,连凯为什么来找家妮,他们见面都聊了什么?发小看到的人是不是家妮,电话那头的女声又是谁?都说了些什么?可我一个问题都问不出口。

我问了发小,证实家妮见了连凯。又偷偷查了家妮的通话记录,发现家妮跟连凯并不是最近才联系上的。我又查了家妮的QQ和微信,发现家妮和连凯的联系好像一直都没有断,五年前,他们还一起去过厦门,一共玩了三天。那时候,家妮还没有辞职,她跟我说是去出差了。

记者手记:查出真相后,礼涛觉得自己被骗了。其实犯错不分先后,关键是改过的态度。

苦闷生活里的听众

能够认识小毡,纯属偶然。那年,我在杭州读大三,小毡念高三。

有一天,我在宿舍玩游戏,一个卡哇伊的头像加我为好友。我点了拒绝,谁知这个不识趣的家伙很坚持。游戏激战正酣,一时的走神让我损失惨重。我没了玩下去的兴趣,通过好友验证,准备把这个讨厌的家伙臭骂一顿,然后拉黑。

这个家伙就是小毡。还没等我提问,她就自报家门。高三、女生、准备考音乐学院、手机号……很快,我就摸清了小毡的“底细”。我想,她要不太单纯,要不就是个藏得很深的骗子。

小毡的手机号我抄在一张面纸上,然后顺手搁在了书柜上。若干天后,我整理杂物,准备清理垃圾时,无意看到了那张皱巴巴的面纸。我心生好奇,照着号码打过去一探究竟。接电话的就是小毡。她说正准备出门补课,看到陌生的号码,以为是英语补习老师打来的电话。

小毡的高中与我念的大学在同一个区,见面很方便。不过,时间却不允许。紧张又枯燥的高三生活压得小毡喘不过气来,她又要学乐器,又要学文化课,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。只有周日下午,小毡才能出学校透口气,偶尔她会主动约我聊天。苦闷生活里我成了她唯一的听众。

小毡报考北京一所音乐学院,结果败北,心情郁闷。家人替她联系了一个音乐老师,让她跟着学乐器,准备第二年再冲刺。陪小毡去租房子、购买生活日用品、搬离学校宿舍……我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她的拐杖,替她打点生活上的琐碎事。

第二年我大学毕业,在苏州找了份工作。小毡顺利考上了音乐学院,心情如同拨开云雾见月明。

圣诞节前,小毡来苏州看我。我带她到苏州观前街吃饭,吃完两个人漫无目的地散步。路过珠宝店,她忽然一脸认真地对我说:“齐宇,买枚戒指送我吧。”

“有朋友见面送戒指的吗?”我一时口不择言。小毡比我小三岁。认识这么久,我一直当她是妹妹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啊?”小毡显然没往心上去,拖着我就钻进了珠宝店。

被女神倒追

“喜欢就挑一个吧。”看到小毡眼睛发亮,我不愿扫她的兴。样式繁多的戒指看得我晕头转向。我看了半天,看中了一个钻戒,让营业员拿出来给小毡试戴。她扫了一眼标价牌,指着另一个钻石小小的戒指:“就这个吧,小小的才精致。”我明白她是想给我省钱。

刷卡,埋单。拿到戒指,问题来了。“我戴哪根手指合适?”小毡问我意见。

“随你啊,你喜欢戴哪根手指就戴哪根。”我不明所以。

“戒指不能乱戴,戴哪根手指是有讲究的。戴食指是想找对象,戴中指表示热恋中,戴无名指表示已经结婚……”小毡说得头头是道,让我给她点意见。

“无名指肯定不行。”到底是戴食指还是

倾诉人:齐宇
时间:3月14日
方式:电话连线
记录:爱周刊记者 戎华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小毡 齐宇
关键词:异地恋 考研
主题:我看了半天,看中了一个钻戒,让营业员拿出来给小毡试戴。她扫了一眼标价牌,指着另一个钻石小小的戒指。

唯一缺的就是新娘了

中指呢?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。其实,从小毡拉我进珠宝店的一刻起,我就感觉自己脑容量不够用了。我接过她手中的戒指,拉着她的左手,忐忑地将戒指戴在了她中指上。小毡笑得花枝乱颤,显然,这是她期待的答案。

从珠宝店出来,我很自然地拉起小毡的手,心里格外踏实。也许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吧。小毡漂亮,气质好,从高中开始就不缺追求者。进了大学,没事献殷勤的男生就更多了。我也曾劝过她,眼光不要太高,有看得顺眼的就相处试试。她嗤之以鼻:“你只比我大三岁,怎么说话都是大叔的口气。”

我在一家民营企业上班,加班不少。小毡念大学,假期不少。每两个月她就跑来苏州看我一次。我喜欢吃西湖藕粉,她每次来就买两袋。她喜欢吃小吃,一来苏州我就带她去山塘街解馋。

被女神倒追,朋友都羡慕我运气好。我问过小毡,为什么会选我。她说是机缘巧合,“正好我想谈恋爱,正好遇到了你。”

一毕业就嫁给我吧

异地恋经常被唱衰。我相信,我和小毡会是例外。在苏州的这几年,我努力工作,攒了一些钱,家里再帮衬了一些,房子和车都买好了。结婚需要的准备工作,我已经做好了,唯一缺的就是新娘了。

去年4月,小毡给我打电话,她父母要来苏州玩,让我准备接待。我赶紧上网订酒店,查攻略,研究如何将行程安排得紧凑又舒适。小毡说我小题大做:“不用那么紧张,家长见个面而已。”

双方家长的第一次见面,在推杯换盏中其乐融融。“希望你和小毡好好相处,有个幸福的未来。”阿姨的表态让我悬了好几天的心暂时归位。我在微信上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。她发来一个嘚瑟的表情。

“一毕业就嫁给我吧。”我一时手快就发微信求婚了。小毡没有及时回复。

我请了假,带着小毡爸妈逛遍了苏州大小景点,然后把他们送上了回杭州的高铁。我兴致勃勃地给小毡打电话,想让她夸我几句,拨通号码的那一刻,我忽然意识到,小毡已经两天没跟我联系了。

小毡的语气,冷淡得让我转不过弯。“下学期就是大四,现在工作也不好找。我想好了,我要准备考研了。”

“考研?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?”在我的计划里,小毡一毕业,我们就去领证,结束异地状态。可是,她忽然说要考研,结婚的时间只能往后挪了。我有些烦躁,小毡却是准备好了的一套说辞。

从复习考研开始,小毡就像快断线的风筝。她不再来苏州找我,打电话总是说压力大,抱怨我不体贴,说急了就哭。

可是,考研有那么重要吗?不考研的话,她可以来苏州,找份工作,以后再慢慢跳槽就是了。可是,小毡不这么想。

考研成绩出来了,小毡没考上。“我打算再考一年,我们还是分手吧。”她说,分不分手的问题,她已经想了大半年,现在有答案了。

记者手记:一个一门心思考研,一个一门心思想着考研,两个人步调完全不一致,很难谈将来。☹